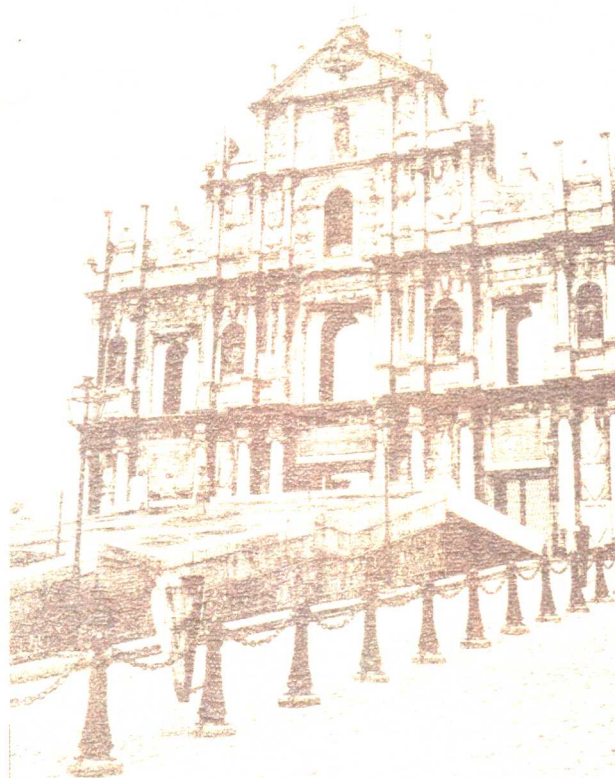


明清时期

李长森 著

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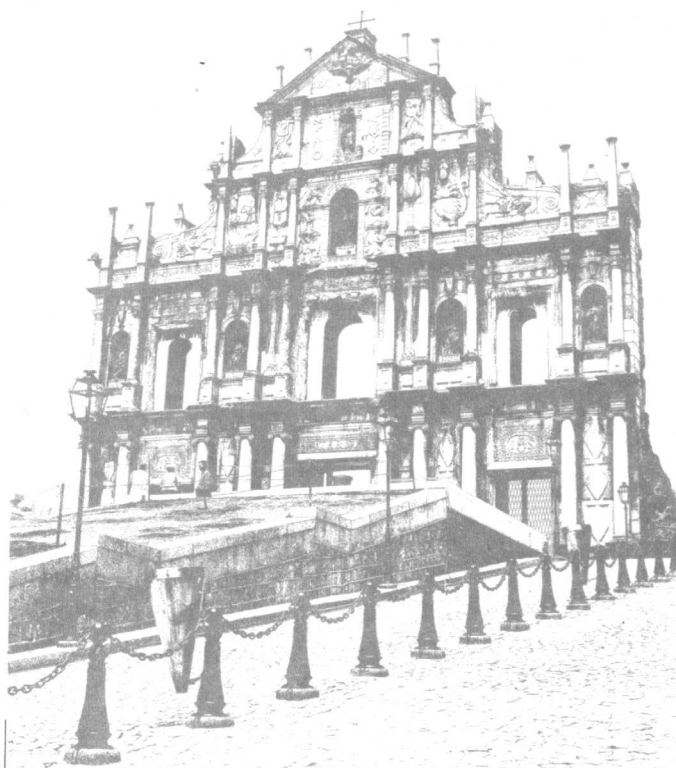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明清时期

李长森 著

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李长森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8

ISBN 978 - 7 - 101 - 05620 - 4

I. 明… II. 李… III. 民族历史 - 研究 - 澳门 - 明清时代 IV. K280.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5479 号

书 名 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

著 者 李长森

责任编辑 马 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33 插页 2 字数 500 千字

印 数 1 - 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620 - 4

定 价 56.00 元

序 言

一部中国史,有很多“模糊区域”,如果都丢弃不去探究,会永远是一片混沌。一部澳门史,其规模当远不能同中国史相比,但现存之“模糊区域”却也是很多很多。长森先生这部沉甸甸的《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书稿,就是力图凭借大量新史料的开掘与精微的透析来厘清澳门史研究中的某些“模糊”与“混沌”。

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研究领域开始从西域转向南海,涉足澳门史至今有十五六年。我深深知道,澳门史是一潭深水。如以宏观概括,似极简单,但那只不过是扔几颗石子、溅几朵水花而已。不少玩水者,都扔过这样的“石子”。然而我不敢。在澳门中葡文献史料尚未清底之前,我的每一步澳门史研究均是战战兢兢地在荆棘丛林中蹉跌。我始终记得东晋鸠摩罗什之言:“不作妄语,舌不焦烂。”除保证自己不作妄语,对学生亦如是要求。

澳门土生族群研究,是我一直比较关注的问题,也试探性地写过两篇文章。2001年将“澳门土生葡人研究”正式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得批准。但当我真正深入接触到相关资料及前期成果后,立即意识到,仅凭目前已公布的中文史料及翻译的西文资料是无法保证高质量地完成这一课题的。因为我看到葡萄牙著名谱系学家若尔热·福尔加斯(Jorge Forjaz)根据葡文档案编纂的长达3332页的巨著《澳门土生家族》(*Famílias Macaenses*),这是我无法逾越的一道门槛。面对葡文资料的瀚海,我只能望洋兴叹。治澳门史,葡语是一把“金钥匙”,若兼通中葡双语而治澳门史者,则如“鲲鹏凭风力,扶摇上青云”。然而,这种货真价实的双语精英而又从事澳门史研究者,不仅国内罕见,即在海外也不可多得。世事竟如此鬼使神差,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具有极高葡文素养的长森先生就在当年考入我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我即刻意识到,这一项目

的疑难关键已不成问题。于是,长森先生就自然成了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主要攻关人,这就是长森先生博士论文选题的由来。

长森先生虽负笈于我的门下,但却年长于我。入暨大那年好像已过了五十五岁,也是我学生中最为年长的一位。他是海外兼读制学生,我们不经常见面,但每一次相会,他都能给我带来惊喜。一本本翻译出来的葡文新资料,有16-18世纪的葡文档案,亦有葡萄牙及海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更为可贵的是,在大量翻译葡文资料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与前人不同的问题,还撰写了好几篇颇有创见的学术论文。他入道之快,用力之勤,劳获之多,总是令人惊讶!

长森先生的阅历十分丰富,当过翻译、播音员、记者、教师,下过“五七干校”,甚至还曾到过非洲的坦桑尼亚帮助当地培训武装游击队员。这些人生经历大多是在艰苦环境中度过的,因此也培养了长森先生务实、不尚空谈以及吃苦耐劳的品格。长森先生读博其间,有一趣事颇值一提。入学时,他曾对家人言:“不完成博士论文绝不剃须。”蓄须以言志,前人有之,但我总以为是戏言。谁知道,两年后,当长达五百余页洋洋六七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初稿摆在我面前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位“虬须髯首”和大英图书馆里的马克思几无二致的人是李长森吗?今天,总是有同学跟我说,学历史如何如何苦。我说的确如此,也许学历史也需要一点天赋,但仅凭天赋是学不成历史的,历史的成就只能靠功夫与时间,勤读苦学,持之以恒,历史当不会负于人。长森先生的胡须同书稿成正比,其中也折射出他三年来超负荷的支出:多少个笔耕不辍的不息之日,多少个痛苦思索的不眠之夜。

二

应该说,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除了几位葡萄牙学者有较好的成果外,中国学者基本上没有涉及,故在中国学术界是一片空白。葡萄牙学者的澳门土生族群研究除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神父、阿马罗(Ana Maria Amaro)教授及福尔加斯先生外,其他均是从人类学或人种学角度出发研究其生存的现状,大多不深究其历史。文德泉神父、阿马罗教授及福尔加斯先生对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历史研究得最深,贡献最大,但其研究成果的表现更多的是在文献档案的整理与公布,资料极为丰富,且纷繁庞杂,然缺乏历史研究的“归类”和“由博返约”。韩愈说:“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言。”即言此也。

长森先生花了相当的时间与精力研习前贤之成果,特别是对文德泉神父及福尔加斯先生的著作可以说已到了十分娴熟的地步。他的可贵之处是,不仅仅是对前贤研究成果的接受与继承,更重要的是,他是以大量中葡文献的征引与解读,对以往成果和观点的辨析与批判,以求推陈出新。这应是这部博士论文的亮点,也是其学术价值所在。以愚之见,长森先生这部博士论文最大的贡献在于:

一、20世纪海外学者虽然做了不少关于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但在所有研究成果中,关于澳门土生族群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均无系统完整的表述。而长森先生以翔实的葡文资料佐以珍贵的汉文资料将澳门土生族群各个阶段发展变化的历史描出轮廓,实以血肉,条分缕析,间以图表,将三百余年澳门土生族群发展史清晰呈现。

二、关于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学术界争论极大。就是在葡萄牙学者中亦形成多种不同说法。其中“葡、印、马混血说”与“葡、华混血说”甚至成为截然对立的观点。长森先生通过细密的考证与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是不同时段有不同的混血成分,分阶段累积和混血的多元化构成了澳门土生族群。澳门开埠前主要是“葡、印、马混血”,16世纪中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为“葡、日”混血。“葡、华”混血虽然在澳门开埠后即已出现,但真正成为一种时尚,则是在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末。到19世纪后还有新的纯欧洲人与澳门土生人的混血,甚至出现完全的华人血统融入澳门土生族群中的“另类土生”现象,故长森先生认为“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过程是历史上最为复杂的血缘混合过程”。

三、对鸦片战争后迁徙港、沪两地的澳门土生族群,虽然在香港史与上海史的研究中亦偶有提及,但大多语焉不详。葡萄牙史学家白乐嘉(J. M. Braga)虽然在他的英文著作中做过一些研究,但仍以公布资料为主。而长森先生则大规模使用了葡文档案对迁居港沪两地的澳门土生族群的家族活动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对他们迁徙的原因与特点进行了颇具说服力的分析。此为香港史及眼下正热的上海史研究中所缺。

四、以往的研究者往往把历史上四百余年澳门社会发展与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完全归功于葡萄牙人,而从未提及澳门土生族群。实际上,历史上进入澳门的纯血统葡萄牙人是极少数。多的时候几百人,少的时候只有一两人。澳门历史上的所谓“澳夷”,实际上主要指澳门土生族群,故代表澳门土生族群利益的“议事会”,在19世纪之前一直是澳门最具影响力的权力机构。而澳门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活动,均是在议事会的领导下以澳门土生族群为主体而展开的。长森先生的论文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以丰富的实例客观地评价了澳门土生族群在社

会发展中的作用。不仅使人们知道了庇山耶、毕士达、白乐嘉、徐萨斯、马葵士、宋玉生、高美士及飞南第等著名的澳门土生文学家、画家、史学家、翻译家与汉学家,而且了解到澳门土生族群在16-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其中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影响尤引人瞩目。

长森先生是翻译及记者出身,并未受过长时间严格的史学训练,但其博士论文中有几个问题的考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澳门史研究中,澳门人口问题一直是许多研究者的一个误区。如葡文资料记载:1555年浪白滙葡人为400-500人,1567年澳门葡人为900人。绝大多数学者就将这一人口数作为澳门开埠前后的人口数。1998年澳门统计暨普查司出版的《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1500-2000)》也是采用此数字。实际上这是澳门史研究中一个屡错不改的典型案例。殊不知,这个开埠初期的400人与900人均指葡萄牙远东地区的常住基督徒“已婚者”,其实际含义为一家庭单位,而非单个意义上的人。其实,在博克塞(C. R. Boxer)、索扎(G. B. Souza)及普塔克(Roderich Ptak)的研究论著中,他们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印度学者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则在他的论著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一问题。长森先生则根据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的论述,结合中葡史料,对“已婚者”这一概念进行了极具说服力的辨析与考证。得出的结论是,葡文文献所出现的澳门葡人人口数太多是指“已婚者”,这个“已婚者”大致就相当于中国户口统计中的“户主”。一个“已婚者”的家庭人口还应该包括其妻子、儿女及相应数量的家庭仆役。故中文史料称澳门葡人“丁口以十倍之”。这就是说,澳门开埠初期的“葡人”人口900人应为“已婚者”,则知当时葡裔(包括家庭仆役)总人口应在9000人上下,与嘉靖四十四年(1565)两广总督吴桂芳言澳门开埠初期葡裔人口“非我族类,不下万人”,及嘉靖四十五年(1566)广东巡按御史庞尚鹏所言“夷众殆万人矣”相合。看似只是一个概念的考定及一个数字的落实,而我认为这是早期澳门史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问题。开埠人口数字的失误,引发的是有关早期澳门史一系列研究的误区。这种失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各类研究著作中。故我认为,长森先生对“已婚者”概念的分析及澳门开埠初期葡裔人口的考订,是他对澳门史研究的一大贡献,应引起所有治澳门史学者的重视。

三

近年国内兴起的“历史人类学”很是热闹,特别是以华南为中心的区域研究的“历

史人类学”更已成气候。我想,长森先生的这部博士论文在某种意义上应属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这里要申明,我对这门学问所知无几,但有一种感觉,目前,“华南区域”的历史人类学所关注的对象还主要停留在汉人传统文化圈之内,对这个区域内人类学研究的“殊相”关注得远远不够。这一区域内的黎、瑶、苗、畲等少数民族族群及香港的印度人、巴斯人、菲律宾人等外来族群则似乎少人问津。特别是后者,在文献搜寻与田野调查上均存在着相当的难度。故从这一意义而言,是否可以说,长森先生这部以葡语文献档案为主体资料的博士论文为目前正方兴未艾的“华南地区历史人类学研究”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呢。

当然,我并没有认为,长森先生这部洋洋四五十万言的专著就是一部尽善尽美的佳作,以澳门土生族群所展示的内涵而言,长森先生的著作仅仅触及到其中的一小部分。很多通过与澳门土生族群发生联系的中外关系史上细部的内容、具体的细节,甚至隐秘的史实尚未被揭示出来,还有相当数量的葡语文献档案尚未为人译读,特别是近代以来创办的葡语报刊中所反映的澳门土生族群之历史远未为人所知,如19世纪创办的葡语杂志《大西洋国》。我想,这仍是长森先生今后要为之长期奋斗的目标。即使是文中已经揭示的澳门土生族群之史实,有些部分则过于粗线条,葡语文献的追踪仍感不足。背景介绍及文字表述均有不够洗练之处。这些可能都是我的苛求。

澳门回归祖国已逾七年,澳门史研究日渐显得有些冷落。长森先生作为澳门本土的学者,这部厚重扎实的澳门史研究专著的出版,确实是一件澳门学术界可喜可贺之事。我想这部颇具创新的学术著作的出版必将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影响,亦将为推动澳门历史研究的纵深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长森先生出生于吉林蛟河,少长于河南、陕西,学成于首都北京,游历于欧非拉美,后以葡语之长落籍濠镜,五十以后转攻澳门史,并做出如此成就。故录吴渔山《麴中杂咏》诗一首赠与:

关头阅尽下平沙,濠镜山形可类花。

居客不惊非误入,远从学道到三巴。

愿“三巴学道”的长森先生在今后的澳门史研究中“更上一层楼”。

汤开建

2006年11月12日

广州暨南花园小万卷楼

内 容 提 要

澳门本身的特殊历史环境决定了,它必然要从一个对外经贸交流的商埠变为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许多土生葡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不仅自己成为中华文化的接受者,同时也成为西方文化的传播者。澳门土生葡人是双栖文化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从而使他们在历史上成为两个迥然不同的社会之间实质性的联系纽带。

葡萄牙人在抵达东方的最初半个世纪里不断在印度至马鲁古群岛的广大地区迁徙流动,以男性为主的葡萄牙人在与不同种族居民的数代人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不同于葡萄牙民族的新葡亚裔族群。葡萄牙人在这些地方建立居民点并进行移民而形成的新人类群体,对于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卢济塔尼亚民族在这些地区打造的“新人”,正是16世纪中期在澳门登陆并且定居的大多数所谓“居澳葡人”的先民,从而形成了澳门土生族群。

本书旨在研究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过程,以及该族群在澳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本项研究的意义在于,有助于华人尤其是中国内地居民对澳门土生族群的认识和了解;有助于澳门史的全面研究;有助于政府有关部门制订涉及该族群的相关政策;有助于对澳门土生族群进行民族学研究;有助于了解澳门土生葡人在澳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有助于加强华葡两族之间的了解,消除误解及偏见,从而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有助于了解澳门土生葡人辗转迁徙的历程以及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情况。全书共分为四章,其大概内容分述如下:

第一章: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与发展。本章主要研究16世纪葡亚裔在澳门形成土生族群的情况,以及该族群四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包括葡亚裔族群形成的政治原因,葡萄牙王室的政策对葡亚裔混血人种的出现产生的作用,澳门开埠初期的族群情况,以及澳门土生族群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受到的血缘影响。特别强调了澳门土生族群的血缘多元化特点,指出澳门从开埠之日起,其所谓的“葡人”中的绝大多数一直是多民族血缘混合而形成的混血后裔。在这个过程中,华人的作用不容忽视。在澳门定居

的葡亚裔人种在四个多世纪华洋杂居的情况下,逐渐实现了同华人的血缘混合。

第二章:澳门土生族群的人口状况及其血缘混合特点。本章主要根据中外文多种史料研究澳门历史上土生族群的人口发展状况,分析了各时期该族群人口数字变化的原因,同时对外史料所记录的人口情况进行了比照;澳门土生族群血缘多元化的原因;华人家庭加入澳门土生族群的情况;近代澳门土生族群血缘变化的原因及过程;近代其他欧洲血缘因素对该族群的影响;以及该族群族内通婚的现象及原因等问题。本章特点是研究了国内史学界尚未涉及的土生族群于澳门开埠前后在东南亚及南洋一带的活动情况,为澳门土生族群的血缘属性及族群形成来源找到了佐证,同时,订正了长期以来在澳门开埠之初居澳土生族群人口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指出澳门开埠之初的“葡人”数字远高于人们通常认为的几百人。

第三章:动荡与迁徙中的族群。本章集中研究了国内史学界一直忽视的两个问题,即澳门土生族群对香港开埠及发展的贡献问题和鸦片战争之后上海葡裔族群的形成问题,分析了澳门土生族群侨居港沪两地的原因及特点。特别是研究了澳门土生族群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在上海大规模侨居这一鲜为人知的现象,突出了澳门土生族群对上海开埠建设的作用。本章提出的新观点是澳门土生族群的发展从其形成之日起便一直处于动态之中,并非厮守澳门一成不变,强调了该族群在历史上不断迁徙流动的特点,以及从印度到澳门,又从澳门走向世界的迁徙规律。这种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

第四章:土生族群在澳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本章从政治、军事、商业、教育、文化、艺术、社会等领域分析了澳门土生族群对澳门社会发展的作用,特别是介绍了该族群参与额船贸易、鸦片贸易、苦力贸易的情况,及其在清剿海盗及稳定澳门中的作用。本章首次通过各种史料较为全面、客观地分析了澳门土生族群对近代中国产生的影响,特别是该族群近代创办各种报纸和发展新闻出版业的情况,以及该族群在欧风东渐中的作用,而这些内容在其他研究论著中尚未见涉及。关于土生族群在中国近代新闻发展方面的作用,本书考证出该族群从19世纪初起的近百年时间里在澳门、香港、上海等地共创办了百多种报刊杂志,开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业之先河。本书所介绍的报刊数目为同类研究中最者,强调了土生葡人办报对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形成的影响及作用。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首次对澳门土生族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在学术上强调了“澳门土生族群”这一概念;采用了与葡国学者不同的研究方法,注重史料的收集整

理与分析研究,从历史上华葡两族在澳门半岛共同栖息生活入手,基本理清了澳门土生族群形成的历史原因与发展轨迹;向国内史学界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西方史料。

关键词:明清时期 澳门 土生人 族群

Abstract

The unique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Macao have determined the fact that Macao has been bound to move from being a trade port to being a platform for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its foreign counterparts. In the meeting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many local descendants of the Portuguese have themselves become receiver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disseminators of Western cultures. They have been the successors proper of a bi-cultural heritage, and have thus been the de facto bonds between two entirely different world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century following their arrival in the Occident, the Portuguese were constantly on the move in the vast areas between India and the Molucas archipelagos. The male-dominated Portuguese have, through many generations of co-habitation with their host ethnic groups in Asia, become detached from their original and become a distinct new ethnic group of Asian-Portuguese descendants. The colonies they set up in those areas and the following migrations thereto have given vital rise to the Macanese's coming into being. Those homo novus were the very ancestors of most of the people known as the "Portuguese in Macao", who had come to settle in Macao in the mid-sixteenth century, and hence come to be known as the Macanese.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look into how the Macanese as an ethnic group has come into being and along up to now, and its contributions in Macao's history.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research lies in that it introduces the people in mainland China to get to know about the Macanese, as the initiation of an all-round research into Macao's history, and as a helpful reference for policy-making by the government, and for the ethnogenic research on the Macanese. It facilitate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migration of the Macanese and their layout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The paper consists of four parts:

Chapter 1 – the coming into being of the Macanese – focuses on how the Portuguese and the Asian peoples have become mixed and given rise to the generation of the Macanese ethnic group, and how that particular group has ascended through the course of more than four centuries, tracing the political contexts set by the Portuguese royal regime, and the original ethnic layout at the earliest stages of Macao's founding, and the ethnogenic influences the Macanese have received in different times of Macao's history. Emphasis has been put on the multi – source character of the Macanese in ethnogenic term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since the early days of Macao,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so – called Macanese have been descendants of multiethnic familie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is not to be neglected.

Chapter 2 – the demographic status of the Macanese and its heterogeneous ethnicity – looks at the demographic trend of the Macanese based on various historical data,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Analysis is made here of the changes in the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times, so is comparison made of the demographic data gathered from related literature. Here a glimpse is made of the causes of such heterogeneous ethnicity, of how Chinese families were assimilated into the Macanese ones, the reasons and process of that changing ethnicity. Introductions from other European ethnic groups, and the intra – marriage among the Macanese and its causes, etc., are also discussed. What is new here is the research into the Macanese's activiti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Insulindia and Sunda around the incorporation of Macao, and the findings that point to a population of the Macanese of much more than several hundred, a figure that has long been upheld.

Chapter 3 – A ethnic group in vicissitude and on the move – looks at two issues which have long been neglected by the inland history academia, namely,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Macanese to the fou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migration of Portuguese descendants to Shanghai after the Opium War,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leading to their migration to those two place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Macanese as an ethnic group has, from its very beginning, has always been on the move, first from India to Macao, and hence 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Chapter 4 – The historic role of the Macanese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 Macao –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historic role of the Macanese in the fields of politics, militia, commerce, education, culture, art, community life, etc. Focus has been placed on its part in

trading on the sea under the “quotas regime”, in the Opium Trade, Coolie Trade and in the extermination of pirates on the open seas around Macao. Attention has also been drawn to the contribution that the Macanese made to the media industries by running a total of more than one hundre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n Macao, Hong Kong and Shanghai throughout the 19th century, and its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cultures to the East, a subject that remains unexplored in other studies.

This study strives to be the first of its kind as an all – round and in – depth research on the Macanese in Macao. It emphasizes the concept of the “Macanese ethnic group in Macao”, and uses different methods of research from that used by the Portuguese academics. Considerable effort has been made for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data and their analysis. It clearly identifies the historical track along which the Macanese as an ethnic group has come, and presents some hitherto unknown historical data to the mainland history academia.

Key words: Period of the dynasties Ming and Qing, Macao, Macanese, ethnic group

目 录

序言(汤开建) / 1

内容提要 / 7

Abstract / 11

绪论 / 1

一 选题的意义 / 2

二 国内外研究状况 / 7

三 方法论和族群属性问题 / 13

四 若尔热·福尔加斯和他的《澳门土生家族》 / 25

第一章 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与发展 / 35

一 关于澳门“土生人”的语义学分析 / 35

二 葡萄牙东方殖民点的建立及其殖民政策 / 40

三 阿布克尔克的“男性嫁接”政策和葡亚裔族群在东方的形成 / 50

四 澳门开埠与土生葡人定居 / 60

五 葡亚裔土生族群在澳门的发展 / 77

第二章 澳门土生族群的人口状况及其血缘混合特点 / 111

一 澳门历史上土生族群的人口状况 / 112

二 澳门土生族群血缘的多元化 / 138

三 另类“土生人” / 164

四 其他血缘因素的加入 / 169

五 近代澳门土生族群的“血缘回归”现象 / 174

六 关于土生族群的族内通婚问题 / 180

第三章 动荡与迁徙中的族群 / 187

一 香港开埠与澳门土生葡人迁港 / 188

二 鸦片战争后侨居上海的澳门土生葡人 / 225

三 澳门土生葡人迁居港沪的原因 / 255

四 澳门土生葡人迁居港沪的特点 / 260

五 巴莱托家族迁徙活动的启示 / 268

第四章 澳门土生族群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 278

一 土生族群在澳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 278

二 澳门土生族群在商业发展中的作用 / 310

三 西风东渐中的澳门土生族群 / 357

结语 / 409

附录一：澳门历史上土生家族一览表 / 425

附录二：葡萄牙移民史简介 / 455

附录三：葡侨在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分布情况 / 460

附录四：各大洲葡裔分布情况 / 462

附录五：图片 / 463

参考书目 / 484

后 记 / 508

绪 论

长期以来,澳门史的研究一直是史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虽然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史学界对澳门的研究竟不如西方学者深入广泛。国学大师季羨林在谈到澳门研究的重要性时说道:

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可惜的是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这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意之者甚少。我说这话,完全是根据历史事实。明末最初传入西方文化者实为葡人,而据点则在澳门。^①

汤开建教授充分注意到澳门史研究的重要性,并把它上升到“澳门学”的高度来认识。他在《澳门学刍议》一文中说:

四百余年来,这一小小半岛与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几乎都发生过关系,不仅形成灿烂、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其整体经济发展的速度亦曾被称之为“亚洲第五条小龙”。袖珍型的土地,国际化的城市,其中有多少奥秘,有多少课题需要我们去发掘、探索、研究、总结,其可供研究之内涵无法估量。^②

关于澳门,只是在明清古籍文献中有一些记载,清朝以后有一些人对澳门历史情况做了一些记述,如印光任和张汝霖的《澳门记略》和屈大均的《广东新语》等,虽然这些记录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澳门历史的珍贵史料,但这些著作本身仍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澳门史研究。进入20世纪,随着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才出现了张天泽、周景濂、戴裔煊等几位研究澳门史的专家,但仍未形成研究规模。

直到20世纪末,由于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签署,以及随后澳门进入回归前的过渡期,澳门史的研究才逐渐形成高潮。许多学者围绕澳门历史上的主

① 转引自赵永新著《论胡文化“汉化”与传教士“儒化”》,载2003年12月28日《澳门日报》。

② 汤开建著《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第4页。